

湟鱼的反抗

有一年的春天,我舅舅所在的生
产队买了一辆大轮拖拉机。社员们都
很兴奋,因为有了拖拉机,可以到青
海湖边打湟鱼了。那会儿的湟鱼没人
管,只要有运输工具,谁都可以到湖
里捞鱼。

过了几天,舅舅们就拉回来了满
满一车斗湟鱼。湟鱼卸在打麦场上,
社员们都拿着麻袋,端着簸箕,拎着
水桶到场院里,我舅舅按人头给每家
每户分发湟鱼。

我的外婆家也分到了一堆湟鱼。
我母亲用麻袋背回来,倒在外婆家
的院子里,拿来剪刀和水盆,开始剖
鱼洗鱼。

我们都很兴奋,围着那一堆湟
鱼转来转去。

所有的鱼都死了,但眼睛都睁
着。我盯着那两只圆圆的眼睛,从里
面看不出任何表情,我放心了,伸出
手来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们。湟鱼
的身子呈金黄色的,没有鳞片,身上
的花纹像波浪一样起伏,浅黄银黄
明黄,闪着亮晶晶的黄色光焰。湟
鱼的鳍也是金色的。这么漂亮的鱼,
游在水里该是多么的优雅啊。但此
刻,它们全都死了,变成了我们全家
满心期待的美味佳肴。

我的舅舅分完鱼,坐在院子里
休息。他拿大缸喝水,满是丰收的
兴奋和喜悦。他看着我们剖鱼,说:
“噢哟,你别看这个鱼儿,厉害死了。
一梭子一梭子地往我的腿上撞,疼死
了。要不是我

牙咬得紧,早跌进水里淹死了。舅
舅的一个同伴也坐在院中休息,他
说:“撞头还不算,那些个鱼儿还会
咬人,缠到腿上就下不来。你看……
他撩起裤腿给我们看,果然,他的腿
上伤痕累累,有青的紫的淤痕,还有
破皮出血留下的伤口。我的舅舅也
撩起裤腿,我们看见,他的腿同样又
青又紫,肿得都有点变形了。”

我妈妈很好奇:怎么被撞成这样?
是不是青海湖的鱼儿太多了?

舅舅说:湖里的鱼儿也不算多,
但就是怪得很,鱼儿只要看见个人
下水,它们就围拢过来,疯了一样地
撞你。哎哟,你别看这些鱼娃儿,力
量大得很,厉害着哩。

我的外婆低头洗鱼,说:青海湖
的鱼打捞了十几年,别说半湖鱼,再
有一湖鱼也打得差不多了。打过这
一次,以后再不要去了。免得叫鱼
儿撞翻在水里。

我蹲在鱼堆边,小心地触摸着这
些鱼。除了青海湖的湟鱼,我还没
见过其他的鱼类。我好奇地摸着它
的肚子,它的鳍和尾巴,还有圆圆的
眼睛,实在想不出它游起来应该是
个什么样子。我不敢摸它的嘴,每
条湟鱼的嘴都大张着,好像随时要
扑上来咬人。

突然,金灿灿的湟鱼堆里闪过
一道耀眼的光芒,一条湟鱼飞跃而
起,越过同伴的尸体,飞身落在了一
边的土地上。

全家人一阵惊呼:“噢哟,这条
鱼儿

还活着,快快快。舅舅的同伴飞
跑到厨房,拎过来一只桶,把摔在
地上的湟鱼捡起来,放进了桶里。

被摔晕的鱼儿在清水的浸润中,
慢慢地缓了过来,它摇了摇尾巴,
开始游动了。大舅说:不要杀它,
养着玩吧。我就蹲在水桶边一直看
它,它甩着尾巴缓缓地游着,鱼鳍像
扇子一样舞动,真是好看极了。我
特意掰了一点白面的锅盔,揉碎后
撒到桶里,它居然也吃掉了。这条
鱼看样子是活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睁开眼睛后就
跑到厨房,去看昨天养的那条鱼。
却发现,它已跃出桶外,摔在厨房
的地上,死了很久了。

我大哭起来,心疼我的玩伴就
这样没了。又纳闷,那么深的水桶,
除非有人捞出来扔在地上,否则,
它怎么可能跳得出来?再说,桶里有
水,有食物,它可以活下去,它干嘛
要跳出来啊?

我的姥姥淡淡地说:别哭了,
它不想活了。活也活不长。

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湟鱼,
因为封湖育鱼了。街上偶有小贩
们在偷偷摸摸地卖湟鱼,但我一次
也没有买过。

我总是忘不了我的舅舅们那一
次在青海湖里打鱼的情景,湟鱼们
成群结队地围攻打鱼的人,毫不
犹豫地一头撞向踏进湖里的人腿,
那是它们愤怒的反抗。濒死的鱼
儿拒绝救援,宁愿越过桶壁自杀也
不愿意呆在水里,那是它们更加
愤怒的反抗。



【作者简介】

贾文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民革党
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期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散文曾入选《21世纪年度散文选·
2009年散文卷》《中国企业职工文
化大系散文卷》《散文选刊》《青
海湖500期作品精选散文卷》
《青海美文选》。出版有小说集
《银簪子》。

的人。
我说:还有那么多人不开会,不
当代表,那也不见得他们不优秀
啊。

老张说:你不懂。我说的不是这
个意思。其实,我懂了,我明白他
的意思。老张在这个单位干了很多
年,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而
且,他还那么乐于帮助别人,谁都
可以叫他干活,谁叫他他都应承,
从来也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老张完全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员
工,他理应坐在会议室里,当代表
开会。

可是,老张从来没有开过一次
会。他在会前布置会场,他在会后
打扫卫生,但是会场里,没有他的
位置。

老张走了,毫无征兆地走了,
机关楼里的人们感慨地叹息几句,
还是各忙各的。看大门的老张,
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我很难过,想为老张写一篇悼
词,可能他的家人已经写了。他的
家人比我了解他,悼词肯定写得
很悲切,对老张的一生,总结得
也很全面。

那么,老张,让我为你开一次
会吧,你是本次会议的代表,请你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台上的领
导讲话。旁边,还有电视台和报
纸的记者,在为你照相,他们将
报道这次会议。

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脸上
的半面妆,呆呆地站在那里。

半面妆啊,丑陋不堪的容貌下
是怎样一颗破碎得鲜血淋漓的心
啊。

她在羞辱别人的同时,更是糟
蹋了自己。只是,她在拿着玉瓶
打老鼠,她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日子又回归到冰冷孤寂的状态
中来了。难道,就这样孤零零地
终其一生?难道,就这样眼睁睁
地看着如花的容貌和耀眼的才
华被岁月一点一点地吞噬殆尽?
难道,就这样任由花自飘零水自
流,花落人亡两不知吗?

对着镜子,她发现自己还没有
老到不堪的程度。她的眼睛依旧
明亮,脸颊依然丰腴,秀眉依然
弯弯地像树叶一样又翠又亮。

好吧,你不爱我,那我就找个
爱我的人吧。

徐昭佩开始了与外面的交往。
然而,短暂的欢愉之后,留给她的
是更深刻的伤痛。

后来,她在外面找情人的事
终于暴露了,那位笃信佛教,一
生都没有正眼看过她一回的梁
元帝萧绎,这一次被彻底激怒了。
因为他是男人,他是皇帝,他的
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她
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坐在梳妆台
前,仔细地为自己画好了妆。这
一次她没有画半面妆,她没必要
再为哪个男人用心了,她心已成
灰。

徐昭佩从容地走出来,走到
院子中间的井台上,纵身跳了
下去。

她以生命为代价,挽回了自己的
尊严。

为你开一次会

不能接听手机,多憋闷啊。还
要集中精力听台上的领导讲话。
精力哪能那么好集中呢,台上的
领导又不是讲故事讲笑话,听着
听着,思想就走神了,一走神,
脑袋就发木,眼皮也开始打架,
昏昏欲睡了。

在台上的领导恐怕也不好受,
要发言,要讲话,那讲话也不是
好讲的,要讲出道理,讲出哲理
来,要讲得大家心悦诚服。还有
主持会议的领导,台下的人尽可
以精神游移思想开小差,他必
须得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
领导讲话,并且把讲话的内容记
下来。因为在会后总结的时候,
他得要说出主题是什么,精神是
什么。重点是什么,一二三。要
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才行。

机关里的人最头疼的可能就是
开会,谁会喜欢开会呢?我问老
张:开会好在哪儿?
老张说:开会就是代表。代表
就是优秀

事,总是下去招唤老张。老张也
总是随叫随到,认认真真地把交
待的活干好。说起来,老张的工
作真的挺不错,一个人守在门卫,
操心院子,打扫卫生,整理花卉
草坪。份内份外的事情都做得
很好。

我有事也找老张,公事私事都
找。但我私事上找得很少,只有
一次,我想养花了,请老张从后
院帮我挖了一兜土拎到了楼上。
公事上就找得很多,好像找老
张干活是天经地义。尤其单位
上开大会小会的时候,我就叫
老张帮忙打扫会议室,搬桌子
搬椅子,帮着装订材料。老张
毫无怨言,总是认真细致地把
我交待的活干好。

有一次,我俩在会议室里分
发材料,老张突然说:开会真好。
开会有什么好的?我惊讶的
说不出话来。谁会喜欢开会呢?
不管台上的还是台下的,坐
在那里,不能动,不能跑,还不
能说话,

半面妆

徐昭佩美丽、聪明、热情似火。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孩子,恰似
一朵怒放的鲜花,是最需要男
人爱怜的时候。

可是,这位梁元帝萧绎,他在
治理国家的同时,最大的爱好就
是笃信佛教。他拜佛、敬佛,
和僧人们参禅悟道,对女人似
乎没有兴趣。

徐昭佩的失落可想而知。如
果她长相丑陋,性情愚钝,总以
吃穿打扮为己任,倒也罢了。
偏偏她是那样的飘逸,那样的
灵秀,那样的惠心兰质,又是那
样的多愁善感。

萧绎喜欢她作的辞赋。如果
他们不是夫妻,那将是一对非
常好的文友。

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夫
妻。而且,萧绎不爱她。不爱
就是不爱,没有道理可讲。

徐昭佩只有在孤寂冷清中
打发着日子。她常常坐在窗
前,望着外面的落花缤纷,随
水而逝。没有人给她一点温暖
和关怀。这种痛苦和凄凉,就
像那漫漫黑夜一样无边无际。

命运啊,给了她如花的美貌
和过人的才情,却再没有给她
幸福的婚姻。而女人的美貌和
才华,是需要别人欣赏的呀。

她的痛楚无人能解,她只有
借酒消愁。有一天,她在酒醒
后偶尔拿起镜子一照,才发现,
她美丽的容颜已被泪水浸泡得
坑坑洼洼,她如云的秀发已染
上了丝丝白霜。

她的青春和才华在孤寂寂寞
中无声无息地流走了。

单位看大门的老张没了,走得
很突然。听同事们说,老张好像
是脑溢血,只一下,躺倒后再也
没有站起来。

心里很难受,那么活生生的
一个人,两天前还见面打招呼
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说起来,老张和我的关系不
错,经常帮我做这做那的。其
实,老张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
不错,总是乐呵呵地听别人调
遣,帮助机关楼里的人干一些
杂务。

老张,我屋的日光灯管坏了,
你帮我换一下。老张马上答应:
好好好,我就上来。

老张,我办公室废报纸太多
了,你搬走吧,收废品。这个好
像不是调遣,是帮助老张。老
张也马上上来,抱起一大堆落
满灰尘的报纸,整理好后放在
后院。要说,那些废报纸也
卖不了几个钱。

老张一直在我们单位看大
门,看了很多年。但看的年头
多也不算工龄,因为老张不
算编制内的在职人员,他只是
单位雇佣的临时工。所以,他
的工作不止是看大门,机关楼
里有人要干什么体力活,或
遇到什么急事难

她也曾是一位美丽动人的
姑娘,明眸皓齿,体态轻盈,
尖尖十指如葱管,弯弯莲瓣似
笋尖。

而且,她还出身高贵,她的
祖父徐文忠是太尉,她的父亲
徐琨是大将军,她是名门望族
中的千金小姐。因而,她饱读
诗书,才华横溢,有着一肚子
的锦绣文章。

她理所当然地被送进了皇
宫,成了皇帝的一位妃子。

她的夫君叫萧绎,是南朝时
期的梁元帝。这位梁元帝也
是一位青年才俊,喜欢读书,
擅长绘画,诗词歌赋无所不
通。

按理,这样的才子佳人走到
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种琴瑟和
谐、举案齐眉的幸福啊。



黄河
青年作家作品选